

◇铭心一刻

尺度

[沐阳]李一凡

车子驶到沐阳城南，我指着窗外一片新楼，对丈夫说：“外婆家原来就在这。”他看了一眼，点点头。他看不见巷子，他看见一个新小区。

我记得巷里斜出的老树泼辣地开着花，正月里牌声噼里啪啦，笑语要把屋顶掀翻。那时家家户户几乎不锁门，饭香飘半条巷子，孩子们端着碗串好几家门。东家腌了咸菜给你抓一把，西家割了韭菜搁在门槛上。外婆的秤，在这条巷子里校得最准——谁家有难这帮几分，一碗水端到什么程度才叫平，她心里清清楚楚。

我最早学会的计量，是“一小撮”、“一把”和“适量”。盐是“一小撮”，外婆的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，不多不少，刚好让一锅汤泛起咸鲜；香菜是“一把”，她拢在手里一攥，梗叶悉数洒进锅里；最妙的是“适量”，和面时，水徐徐地加，全凭手感，直到面絮抱成“三光”的团，在围裙上擦擦手，“这就行了。”

她的眼力也是秤。菜市里，不必上手，只消一眼：鱼眼要清亮，鱼鳃须是鲜润的红，便是顶好的斤两。饭桌上，孩子们的眼神在哪盘菜上多停半秒，那肉，准到了谁的碗里。

我学她侍弄花草——沐阳是花木之乡，谁家阳台上不摆几盆。偷偷拿两个鸡蛋磕在花盆里，把浆子一股脑浇进土里。没过两天，叶子全蔫了。外婆拨了拨发黑的根：“傻呀……”

那时我不懂，万物各有其尺。她的方桌上盖着一层有划痕的玻璃，下面压着我们儿时的照片：逗狗的，额头点红的，咧嘴缺了门牙的。在那里，我们被压得平平整整，永远长不大。可每次回去，饭桌上总有一盆奶白色的鱼头汤，热气腾腾地搁着。“喝汤。”外婆舀进我碗里，“你小时候，能喝两大碗。”她的记忆，和照片一起，被稳妥地压在了玻璃下面。

老巷拆了，外婆搬进了单元楼。对门住着谁，她不知道；楼上吵架，倒是听得真切。某个周末，争吵再度爆发，女人蜷在拐角阴影里，男人站在高几级的台阶上满脸怒容。我下意识地往回缩，外婆已经走了出去。她扶起颤抖的女人，仰头看着那个高出她许多的男人。后来邻居们围拢过来，那场悬在楼道里的风暴，渐渐瘪了下去。那条老巷教给她的分寸，到了单元楼依然管用。平安，是她丈量一切福祸最根本的尺度。

后来，我的时间被切割成月度报表、年度决算，而她的时间锚定在日历上“大年初二”这一格。我们几个挤在她三轮车斗里的“小秤砣”，早已被生活甩向四方。有人去了北京、上海，有人去了苏州，更远的在法国，我在连云港。只有这一天，我们勉强从各自轨道上拉扯出来，拼凑出一桌热闹。

她有时会叫错我们的名字，把“宝宝”安在我头上，又把“婵婵”错喊成“倩倩”。可那些具体到牙齿的喜好，一点也没乱。我爱吃麻菜饼，她年年都做；小妹不喝鱼汤，她记得单独做一碗排骨。

我怕她冷清，教她视频通话。屏幕那端，有时是明亮的客厅，有时——次数越来越多——是一片昏暗。“吃过饭了？”她总这样开头。我刚想说“吃了”，她已经自顾自说下去：“上下班路上慢点。”我与她，仍在彼此的时间尺度里，有些错位地惦记着。

我回去得越来越潦草，停留的时间不过一顿饭工夫。她好像活在一种“准备状态”里——厨房角落堆着分装好的姜块、蒜头、小葱，大到成捆的蔬菜、炸好的鱼籽，小到几颗掰好的蒜瓣，随时可以塞给你。仿佛她的日子，就是在为这些短暂的给予，做漫长的准备。

再后来，我成了家。临别时她用卫生纸把土鸡蛋一个个裹好，麻菜饼的馅儿鼓得像小山，一趟趟直到把后备箱塞满，缝隙里还要再塞进几个苹果，平平安安。车子驶离，后视镜里，她一直站在楼前的水泥空地上，身影越来越小，然后被一个拐弯吞没。电话里，她的声音追过来：“下次回来再给你买花鲢，鱼头汤你最爱喝。”

回到自己家的厨房，我伸手去够盐罐。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够味。丈夫在旁边笑：“你现在倒是越来越像你外婆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
原来有些尺度，早就长进了骨头里。

◇四时风物

夏日是最旺盛的季节，草木茂盛到了极点，小河涨满了水，天地间卷着热浪。

绿竹一节节地往上蹿，像和时间赛跑。吊兰花冥想着一天要做什么事，甩开胳膊，像用力在划桨。草，知名的，不知名的，在原野上一刻不停地踩着脚，好像马上就要跳出去，这一跳不知有多远。最沉不住气的是朝天椒，火辣辣的要和夏天比高低。说起来，西红柿性格就随和多了，但也不行，红彤彤的，膨胀成一团火。蒲草是乡间的俗物，不承想，也是很霸道，来不及眨眼，便呼啦啦涨满了泽塘，风起处，像一片有波浪的海。这个季节，能平静下来的事物不多，黄瓜算一个。黄瓜架蓬松着叶子，上面挂满了长长的像丝瓜一样的东西。不过，丝瓜长在秋天，再好顶不上用，倒是这长溜溜的黄瓜能解夏天的急。摘下一根，嚼上几口，狂躁的心立马便和缓下来。

夏日的雨，也藏着热烈的性情。说来就来，骤然而至，像一阵急促的鼓点，敲打着屋檐、叶片和泥土。雨点大而酣畅，泼洒而下，瞬间浇灭漫天燥热，让空气里漾起清润的土香。雨落时，万物都在痛快沐浴，竹叶更翠，繁花更艳，连翻滚的热浪，都被这酣畅的雨，洗得温柔清朗。片刻之后，雨停云散，阳光再度洒落，地面泛着湿润的光，夏天更显鲜活明亮。

夏日的风，也带着独有的温度。不似春风轻柔，不似秋风微凉，它裹着草木的清香、瓜果的甜润，在原野间穿

◇闲情偶寄

退休后，我曾一度不想出门，感觉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淘汰的人。玩手机，看电视，就是每天全部的生活。

但这个春天，我却有了新的感受。那天一早，我很难得地被老伴拉出去遛弯，没想到却在公园遇见老朋友老周。和我一样，他也退休多年了。但此刻他正像个少年，用智能手机拍花草上的晨露。只见他蹲在地上换了好几个角度，看见我更是一脸兴奋地展示他拍的镜头：“你看这光！像不像小时候拿玻璃珠对着太阳？”

他给我看他的抖音账号，全是花鸟虫鱼的特写，有个视频拍蚂蚁搬饼干屑，配乐是他自己吹的口琴。三千多个粉丝，他每条评论都认真回复。

“这么大年纪还玩这个？”我问。老周收起手机，看着我说了句话，让我回味了整整一天：“老哥，你以为老了就是等着走？错啦。老了就是不用再装大人了。”

不用再装大人了。
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咔嚓一声，打开了一扇我以为是废墟的门。门后站着的，是少年时的我，蹲在田埂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一整个下午，为了一颗好看的石头能寻遍整条河滩，会因为看见彩虹而忘乎所以地欢呼。

◇秦淮河征文选登

我的小学在秦淮河边。那一年，爷爷从扬州老家来，一住就是六年。

每天放学，他总要接过我的书包，背在自己肩上。我们沿着河边走，走去学校后头的公交站，等那趟63路公交车回家。有时候爷爷会停下来，往河对岸望一望，我不知道他在望什么。也许是想起扬州老家的哪条溪，也许只是累了，歇一歇。我会有些无聊，不懂一个老人站在陌生城市的河边，心里会想些什么。六年的黄昏，秦淮河的水波里，一定映着我和爷爷的影子，一老一小，慢慢走成一种说不出的光景。那时候的秦淮河，还没有整治，水是浑的，夏天偶尔还泛些气味。我总觉得它不过是一条臭水沟，不懂大人们为什么总要说起它。

初中时，家搬到了秦淮河附近，反倒很少经过。课业多起来，新奇的事物也多起来。秦淮河渐渐成了知名景点，游客多了，两岸的画舫更多了。我却对它生出些莫名的疏远，甚至有些嗤之以鼻——大约少年人总爱瞧不起身边的东西，觉得远处才有风景。唯一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初三那年春天，临近中考，学校组织去中国科举博物馆。我记得老师说去拜拜文曲星，讨个好兆头。我们便换上红色的状元服，戴上状元帽，站在秦淮河边照相。手里那张黄灿灿的金花榜帖，影子落在水里，绿波一荡，那金

画一个夏天

[济宁]董国宾

梭。拂过竹林，竹叶簌簌作响；掠过花丛，花香随风飘荡；吹过田垄，便把五谷生长的气息，送向远方。风里藏着夏天的蓬勃，藏着万物生长的欢歌，让热烈的时节，多了几分灵动与舒畅。

季节在奔走，夏天最疯狂，太阳摇荡着一轮火球，一个劲地往前滚。风想说些轻松的话，想不到掀起的却是一层热浪。河川不息，山脉稳住脚跟想心思，万事万物一口气要做完各自的事。五谷埋下头去不说话，蝉不知夏天为什么这样急匆匆地走又急匆匆地来，天天响着嗓门不知疲倦地问个不停。油菜花一走，槐花就来了，灼艳的南瓜花不只为观赏。夏天的心思不张扬，夸张的是热烈。太阳赫然散发着热力，夏思已弥漫天地了。

芦花还没白，大自然的园子里万般未竟的事一个接一个。蜜蜂像一球球绒絮，逆着阳光和风斜飞。这小东西，宛若梦幻的身影怎会总是在路上？木栅栏边上，花朵一丛丛地开，粉色的，红色的，还有紫色的。它们像星星，还像一双双渴盼的眸。嘿，这一群爱做梦的孩子！

热浪压过来，天空颇似低垂的帘，灰喜鹊差点骚动起来。冈峦耸翠，田畔吐绿，柿子一眼看到秋天里，五谷仍是埋头不说话。

我想作一幅画，画一个真实的夏天，须饱蘸一下黑墨，着墨淡了，画不出它的炽烈。我想画一个夏天，先画它的面孔，再画它的翩翩绿衣，想不到，却画出一个月色溶溶、明净如水的夜。

不用再装大人了

[成都]杨力

我是什么时候把那个孩子弄丢的？

那天回家，我翻出落灰的二胡。弦早就松了，松香粉末结成硬块。调了一下午弦，拉出来的声音像杀鸡，可我竟然笑了。笑得停不下来。

从那之后，我每周三去老年大学学手机摄影。坐我旁边的老太太七十出头了，在学修图软件，她说要把家里的老照片都修复一遍。我教她调色温，她教我种多肉。上周她发我一张照片：她窗台上那盆多肉开花了，粉白色的小花，配文是“你看，它也在努力开”。

人这一生，不是逐渐衰败的过程，是逐渐回归的过程。回归到对一片云、一朵花、一粒石子都感到好奇的少年模样。皱纹在脸上，少年在心里，那团火不用烧得多旺，不灭就行。

因为有了爱好，我现在差不多都忘了自己的年龄。前两天，孩子问我最近在干什么，我说学拍蝴蝶。他问拍到了吗？我说还没，所以明天还要去。

明天还要去。

这句话，带着少年的心性，让夕阳红的日子有了奔头。

秦淮河二三事

[南京]乐佳佑

色便碎了，碎成许多个“中”字，随着水波荡开去。

处于高中阶段的我，秦淮河成了偶尔的偶尔。难得有机会和同学在附近闲逛，走着走着，又走到老门东，走过夫子庙，走到秦淮河边。我总是在看到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河水一隅时，笑着嗔怪：“怎么又走回来了！多少遍了！”同学也笑。然后我们谈笑着沿着河道走，话匣子和河水一起滔滔不绝地淌向过往，漫过当下，伸向未来。

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有一天我会想起这些事。

如今，秦淮河水清得多了，两岸门庭若市，游客络绎不绝。我又从它身边搬走了，鲜少再与它相见，只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那些事忽然都跃然纸上——爷爷走在前面，书包在他背上晃；红色的状元服，水里的金花榜帖；还有那些沿着河道的、不知愁的傍晚。

